

佛陀走向印度

台灣塑佛印度開光記

● 陳清香

菩提苑精華

佛教在印度的起落

佛教起源於印度的恆河流域。紀元前五世紀時，迦毗羅衛國的王子喬達摩·悉達多，在二十九歲那年，拋棄富麗奢華的貴族生活，從皇宮出走。尋求生死解脫的他，先到雪山苦修六年，其後又在尼連河畔的菩提樹下靜坐思惟。在歷經甚深禪定、降魔、夜睹明星後，終於了悟生命的真諦，成就無上正等正覺。被尊為「佛陀」的他，於鹿野苑初轉法輪、組織僧團，從此為佛教燃亮二千五百多年的智慧火炬。

在釋迦牟尼佛圓寂後，印度歷經孔雀王朝、貴霜王朝護法名主的護教措施，四次結集佛典，又將佛典流布於國境四周。西元一世紀時，原始佛教吸收西、中亞的思想文明，成立大乘佛教諸宗，也開始有了人間像的佛像。佛教在五、六世紀的笈多王朝，與印度教並興；八到十二世紀的帕拉王朝，則獨盛於恆河下游，佛教至此像最後一抹夕陽，在發出燦爛的霞光後，便於印度本土消聲匿跡。

十三世紀以後，印度社會又全面回復婆羅門教的信仰，廣大的百姓深受種姓制度的支配，社會形成嚴格的身分階級區分，即：婆羅門（僧侶或祭司）、刹帝利（帝王與武士）、吠舍（農人、牧人、商人）、首陀羅（奴隸，賤民）等。此四階級絕不容許變更，世代因襲、根深蒂固，尤其身為賤民的首陀羅，更是備受歧視、貧窮低賤，數百年來，雖因時代更迭、地球村的大環境遷異，而日漸打破藩籬，有機會接受學校教育，擁



有較高學歷，但其在印度的社會地位仍難以改變。

二十世紀的安貝卡

此種階級制度如枷鎖般桎梏著社會底層的貧民，阻礙印度社會的進展，即使處於英國的殖民統治之下，依然無可改變。十九世紀末，出生於孟買賤民階級的安貝卡，在有力人士的協助之下，前往美、英、德國完成學業，獲得美國經濟學與英國法學雙重學位。在他返回印度之前，巴羅達州政府原欲聘請他擔任祕書職位，但由於他的賤民身分，沒人願意接納，和他一起工作，無可奈何下，只有請辭一途。當時，安貝卡深深感受到賤民是被剝削的社會底層，生活一無所有，即使受了高等教育，也永遠沒有翻身的希望。經由這一層體認，使他發願立誓：終其一生要致力於賤民制度的改革。

其後安貝卡擔任過勞動部長，也在一九四七年印度獨立後，就任內閣第一任司法部長，他以敏銳的才智，主導新憲法的起草，嘗試透過改革印度教來廢除種姓與賤民制度。只是，他發現傳統信仰是如此的牢不可破，若想脫離賤民階級，惟有更改信仰，跟隨那些反對階級制度的宗教。

一九三六年，安貝卡做了一次盛大的演講，題為「往自由的路是哪一條？」他提醒聽眾，如果要尊嚴、生機、平等、獨立自主，必須改變信仰。他比較世界上各種宗教的教義，最後選擇了符合自由、平等、博愛的佛教。一九五六年，他帶領五十萬追隨者正式皈依佛教，這股風潮也讓摩訶拉斯特拉州及其他州的賤民都一起跟進，印度佛教徒的數量一下子激增到兩、三千萬人。自十三世紀起，已在印度消失七、八百年的佛教，終又走向原始佛教的發源地。

二千五百年前，佛陀反對印度教的不公，主張人人平等，普收

各層級的種族，讓所有百姓均有機會聞修佛法離苦得樂的解脫之道；二十世紀的安貝卡復興佛教，根本原由，依舊是反對種姓制度對賤民階級及普通百姓的苛刻。安貝卡一生充滿奮鬥的歷史，死後與甘地、尼赫魯齊名，被尊為印度獨立運動的國族英雄。

世友的TBMSG機構

繼安貝卡之後，為印度從事復興佛教的大德，是祖籍英國的「世友」居士（Dharmachari Lokamitra）。世友畢業於倫敦大學，曾親近英籍法師——僧護。僧護是安貝卡博士之友，對安貝卡瞭解甚深，他曾赴印度弘法，在英國成立「西方佛教會」。一九七七年，在僧護法師鼓勵下，世友到了印度摩訶拉斯特拉州的那普爾（龍城）。是日恰逢安貝卡皈依佛教二十一年，他除應邀上臺對五十萬人演說，並受邀留駐印度，從此一住就是二十八年。

為了能讓佛教再度弘傳印度，不因安貝卡去世而停滯不前，世友以普內為中心，組織了TBMSG（Trailokya Bauddha Mahasangha Sahayaka Gana）機構，展開四項具體措施：

- （一）發揚慈悲精神，推動社會救濟，健康醫療輔助。
- （二）以教育、出版、禪坐、巡迴演說方式宣傳佛法。
- （三）推動社區補習教育、幼稚園、輔導進修，以提升民眾教育水準。
- （四）舉辦職業技能補習，輔助民間開設工廠，增加就業機會。

世友並將印度復興佛法的信息，傳布到國際，尤其是有佛教流布的國度。一九八五年，世友開始接觸臺灣，接受來自臺灣佛教徒的捐款，更因此得以



在龍城近郊建造中印度最大的禪堂，名曰「玄奘大師禪修中心」。禪堂內可同時容納七百人一起閉關修禪，並設立龍樹學院。

詹文魁居士造立佛像

二〇〇六年起，世友發起在禪堂的戶外廣場，重新樹立一尊釋迦牟尼佛像的活動。此議題經世友多方奔走，到處募款，經四年的努力，克服了許多困境，終於

得獲一尊由臺灣知名佛雕匠師詹文魁先生設計製作，高達十二點八公尺的釋迦牟尼佛立像，並順利將此莊嚴佛像安座於禪堂廣場。因佛像姿態恰似向前行走，故取名為：「行禪中的佛」（見封面）。

詹文魁「行禪中的佛」的原始初胚是於花蓮工作室製作的。初胚完成時，曾請筆者前往觀賞並表示意見。此法相莊嚴等身人高的初模，其肉髻螺髮五官的神韻，一如文魁兄平常所塑的佛像威儀。右手取施無畏印，左手下垂的手勢，以及袒右肩的袍服衣褶等，也是取其慣用的寫實手法。袍服下端的雙足，作一前一後的行走姿勢，則是文魁以往較少塑作的動態。雙足之下，是一朵大圓形蓮花花托。筆者當場建議：「行禪中的佛，是強調佛陀步行前進說法，也象徵由臺灣走向印度，如果雙足只踩一朵蓮花，似是原地踏步的意味。」文魁接受了筆者的看法，他說：「真是旁觀者清，當局者迷。」隨即改塑成兩小朵金蓮，作前後並排，並取名「慈悲」、「智慧」，蓮座各托一足，加上袍服衣端的向上飄起，佛陀便有了前行作步的動感之美。

當初胚製作完成後，先送中國上海雕塑廠，再遷移至深圳，最後



■ 鑄造中的佛像

在合肥鑄銅廠完成鑄造。

詹居士說出自己的創作心歷及實際的製作過程：

「為貼切地將佛陀如實的呈現，我以寫實的表現手法，去詮釋每一眾生心中共通的佛，因此在小模型上反覆的修改，歷經七次苦無進展，終至病倒。我深深祈願佛陀慈光加被，給我力量和指引。靜坐中，真實無私的心具足顯現，佛陀的慈容及行進中的教誨是如此安然，足踏雙蓮表徵著福德與智慧的圓滿，乘著雲彩緩緩從天而降，衣襪飄飄從容自在，而手施無畏印，更象徵對眾生悲苦的撫慰及無盡的愛。

依此歷經了三年，終於完成。起初為彰顯佛像衣褶紋理變化，特別選中國上海雕塑廠，以泥土直塑放樣大佛，這樣的做法，難度相當高；十二公尺高的大佛泥塑，泥土隨時可能乾裂剝落。而在放樣的過程中，又遇上了當地百年來的大雪災，廠房塌了，所幸塑像依然屹立，無人傷亡。最後遷址再造，但工時延宕，作品的表現也不如預期，再度宣告失敗！只好到深圳另覓廠地，改以石膏直塑的方法重新再造，歷經四個多月，幾經波折，反覆校正修改，終於成功。

最後轉進安徽合肥的鑄銅場鑄造，在佛陀慈悲加護下，於二〇〇九年五月完成鑄造工程。七月運抵印度的龍樹學院，進行安座組裝，於九月三十日全部組裝竣工。終不負眾望完成任務。」



■ 印度龍城

「行禪中的佛」製作耗資計一千五百萬元，費用由南投埔里鎮國寺住持廣心法師、信眾李慈雄、蔡辰男、洪文照等功德主發心捐助。詹文魁也特別感恩游祥洲教授、南懷瑾老師，以及工作團隊無私無求的奉獻。當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十四日，這尊高達十二點八公尺的



銅佛塑像，在印度龍城舉行開光典禮時，吸引了十萬印度民眾前往參拜，場面真是盛況空前。



靈鷲山盛會再現

開光之日，詹文魁居士感性地為此次的塑佛祈願：

■ 在印度龍城舉行的開光典禮

世尊重現眾生前，龍樹依然正法演。靈山說法何曾歇，中印風光今再顯。

「那一夜佛陀的慈光，再度照向印度的首陀羅，百萬的人潮，從四面八方湧向安貝卡博士舍利塔……」

我匍伏於佛陀的雙足之下，感恩佛陀偉大的教法，改造了生命，創建了美麗人生，修持善法，朝向菩提大道，在創作的過程中，更了知一切諸法無相，隨順因緣，自然化育的甚深妙法。今蒙佛眼護念，創此盛事，完成行禪中的佛，與廣大無邊的眾生，結此殊勝因緣，傳承菩提種子，悲濟眾生，趨向光明解脫之道。」

在佛教傳法歷史中，向來只有赴印迎請佛像返回中土，如七世紀的玄奘，或二十世紀的善慧大師等，而今二十一世紀，臺灣能捐贈佛像予印度佛教道場，這顆回饋的心、感恩的心，實是傳承了釋尊的慈誨。最後並祈願佛教能在原始誕生地重現二千五百年前靈鷲山盛會，再度復興。☉